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十六回 小塘夜造假天書 王氏計換陰魔錄

話說苗慶和二黑坐著小船，不多對到了自己營中，見了小塘，把遇見二黑方得逃來的話說了一遍。小塘大喜，謝過二黑。小塘說：「苗賢弟，微兄弟怎麼樣了？」苗慶說：「俺二人未在一處，不知他是怎樣。」小塘說：「我已算定，他有兩日災難。這且莫論，我有一封家信，還有假天書一本，煩你暗用遁法送進城去。你王氏嫂嫂必與徽賢弟家同居，你可將此書信、天書交與王氏，即便回來。」苗慶領命，接過書信、天書揣在懷內，辭了二黑仍坐小船往伯州而去，及至到了城中，天已大明，到了承光的住處，正遇著承光的舅舅，問起小塘的家眷，果是在此同居。一枝梅說：「有濟兄書信在此，煩你把他家娘子請出來，我還有口信。」老者把一枝梅領到前廳，到了院裡對王氏說了。此時王氏是道家打扮，不避外人。竟與苗慶相見。苗慶通了姓名來歷，將書信、天書交給王氏，告辭而回。且說王氏看了書信，叫承光的舅舅引路，到了知州的衙門，王氏向門士言道：「煩爺通稟老爺，說有一道姑情願出城收伏群賊，特來請見。」門上人稟了知州，知州正在堂上坐著，愁這賊人難破，聽說這話，忙叫門上把王氏領進衙門。王氏到了堂上，打了個問訊。知州上下把王氏打量了打量，開言問道：「那一道姑你是哪裡人氏？姓名字號？有何本領能以收伏此賊？」王氏說：「道家祖籍北京，姓王名玉容，夫主姓濟名叫登科，他原是遼東秀才，只因好道出家，我也入了玄門，到此伯州已有半載，現今賊人困城，忽接了我夫主的書信，說是劉六、劉七已經喪命，惟有女將鄧金蟬不能收伏，叫妾前去盜取他的寶貝方得成功。」

原來知州也是遼東人氏，和小塘是同學、朋友，姓崔名玉。聽了王氏這話，連忙離坐，說：「尊嫂原來是濟兄的夫人，下官失敬了。令夫君的書信若無妨礙，可否與下官看看？」王氏打袖內取出書信，傳與知州，知州看了一遍，說：「原來濟兄已在城外安營，細看書詞，真有神鬼不測之術，尊嫂前去定立奇功。」言罷，叫人拿著鑰匙，把王氏進出城去，仍舊落鎖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王氏出城，過了吊橋，抬頭往賊營一看，但只見旗幟蔽日，刀槍如麻，王氏見了心中也有些害怕，無奈有夫主的書信，不能不去。正當這王氏遲疑，賊營中的嘍卒應聲發喊說：「那一道姑，難道沒有眼麼？這是兵馬營盤，不可前進。」

王氏止住腳步，說：「爾等不罷亂嚷，進去報與你家女大王，就說有武當山的道姑要見。」嘍卒聞言，報到中軍。鄧金蟬聽見武當山三字，連忙出來迎接。一見王氏，說：「仙姑尊姓大名，到此有何見教？」王氏說：「兵主，出家人姓吳名金娥，奉武當山徐道爺的命令，前來與兵主共圖大事。」金蟬說：「原來咱是一師之徒，小妹多有仗賴。」言罷，將王氏讓進大寨，分賓主坐下。吃罷酒飯，二人對坐敘談。金蟬說：「仙姑今日到此相助，有何良策？」王氏說：「兵主，我在武當山學藝多年，兵法戰策略通一二。昨日老師夜觀天象，說是兵主在此用兵，也是他的門徒。他從前化緣之時，曾與兵主留下一本《陰魔寶錄》，那上邊不過是哄弄愚人的一些魔法，不能成其大事，因此給了我一本《六甲天書》，差我前來送給你。書上前知五百年，後知五百年，能以拘神遣將，呼風喚雨，縱然遇見神仙，他也難出我手。」金蟬聽了這些言語，她那心中悠悠忽忽神思不定，竟自想道：我自得了《陰魔寶錄》以為此外更無奇書，可以獨自逞能，今聽道姑的言語，這書竟是不為奇了。思想多時開言問道：「仙姑，小妹意欲借那天書一觀，不知可否？」王氏說：「這書輕易不使人見。你我一師之徒，看也無妨，兵主可秉上燈燭，退了左右，淨手焚香，方可看的。」金蟬聽了，忙吩咐丫鬟秉燭，退去，不許私人帳房。

吩咐已畢，王氏才從錦囊之中取出天書，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邊。金蟬連忙淨手焚香，走向前去。一看，只見那本皮上寫的是《六甲天書》，揭開一看，上面畫著幾道靈符，皆不認的。正然端詳，王氏伸手揭過，說：「兵主請看第二篇罷。」

金蟬又瞧二篇，上面寫的盡是呼風喚雨的靈咒。正然觀看，只聽的營外喊叫連天。王氏伸手把書合上，說：「兵主，你聽外面為何喊叫？」金蟬看書的心勝，說：「仙姑別要管他。」言罷，揭開又看。有一個嘍卒飛奔帳前，丫鬟把手一擺說：「姑奶奶有令，不許擅入帳房，有事外邊稟吧。」嘍卒止住腳步，高聲喊道：「不好了！有人劫營來了！」金蟬正然看的高興，聽見這話心中不悅，往外喊道：「既然有人劫營，叫眾頭目出去堵擋。」言罷揭開又看。嘍卒又來報導：「劫營的勢大，頭目們堵擋不住。」金蟬聽見，又對望王氏，言道：「仙姑，這第三篇上有一道靈符，專退偷營的敵兵，仙姑何不試驗試驗？」王氏說：「我也正要如此。」忙取筆硯黃紙，照樣畫了一張靈符，叫丫鬟傳與嘍卒拿到營門以外燒化。嘍卒接符飛奔營門以外，用火燒著，向空一撇。小塘看見，傾兵回營。嘍卒連忙回到帳房以外說：「姑奶奶，小人方把靈符燒化，那劫營的都跑回去了。」金蟬聽說，滿心歡喜，才正要往後看，王氏把書合上，說：「兵主，此書不可看完，怕的是洩漏天機，得罪神聖。」說著，將書收在錦囊之內，故意的裝了個困倦的形像，伏在桌上竟自睡了。金蟬用手推了兩推，叫了幾聲，王氏動也不動。

金蟬坐在那裡，心中只想著那天書，忽然心內想道：常言說的好，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這位道姑雖是前來助我，各人有了寶貝是各人的能處，如今趁她睡熟，何不將那天書偷換過來，明早看個機會打發她回去，她若知覺前來問我，我就和她胡賴一回，有何不可。主意已定，又到王氏耳邊叫了幾聲，見是無有動靜，遂伸過手去從王氏錦囊之中摸出假天書來，又從自己囊內取出《陰魔寶錄》與王氏裝在囊內，將假天書揣在自己懷中，吹滅燈燭，上床側身而臥。

王氏得了《陰魔寶錄》，心中大喜。她二人各有心事，俱沒睡熟，天明一齊起來。金蟬說：「仙姑，想必昨日路途辛苦，尊體困倦。伏在桌上就睡了，連叫幾次不醒，所以不敢驚動，夜間多受冷了。」王氏說：「昨日真是乏了。」二人言語之間絕不提那天書一字。過了一會，用過早飯，忽有嘍卒來報小塘在營外討敵。金蟬正然沒法開發王氏，見說有人討戰，她那心中想道：趁此機會何不叫她去臨陣，倘若失機喪命，後患可免；若是得勝回來，那時再作議論。主意已定，向王氏言道：「今有敵將討戰，意欲叫仙姑出去顯顯手段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王氏正想這麼句話，不由的連聲答應。金蟬說：「可用披掛麼？」王氏說：「不用，交戰時我腰中有此寶劍足矣，可以成功。」金蟬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與仙姑瞭陣。」言罷提刀上馬，和王氏直撲陣前。此時小塘也在步下，後面跟著許多鄉民。一見王氏滿心歡喜，彼此緊行幾步，相離切近，小塘說：「賢妻，寶貝可到手麼？」王氏說：「已經得到。」小塘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同我回營。」言罷，攜手同行，競自回去。金蟬看見，心中納悶，高聲叫道：「仙姑，你與賊人有連手麼？為何跟了他去？」王氏說：「兵主，你休推睡裡夢裡，俺二人乃結髮夫妻，做成圈套取你的寶錄，現今寶貝已到我手，你可還有什麼能處！」金蟬聽了這話，氣的她怒髮衝冠，撒馬掄刀趕上前來。小塘不敢怠慢，忙把樊梨花的靈魂拘來，附在王氏身上。

這王氏見金蟬舉刀劈來，不由的心中大怒，抽出寶劍，二人殺在一處，步馬相交，戰有二十個回合，金蟬堪堪不濟。要使法術，懷中又無寶錄，無奈虛劈一刀，往下敗走，剛剛旋回馬去，只聽著咕咚的一聲，連人帶馬吊在坑內。

列位敢說這是怎麼的坑呢？這是夜間小塘叫人挖的。閒言少敘，且說小塘把劍訣一撤，樊梨花的靈魂歸位，又叫鄉民把金蟬用撓勾搭上坑來，用繩捆住。王氏走到跟前說：「兵主，你今已經被擒，我倒有個慈心，要度你改邪歸正，不知你可肯否？」金蟬說：「情願相從。」王氏叫鄉民與金蟬鬆了綁，又叫金蟬放回承光。小塘向眾嘍卒言道：「爾等主將已經投降，你們可各自回家，改邪歸正，以後休入邪道。」嘍卒們一齊答應，哄然而散。小塘這才領定承光、苗慶、王氏、鄧金蟬直撲伯州的東門。